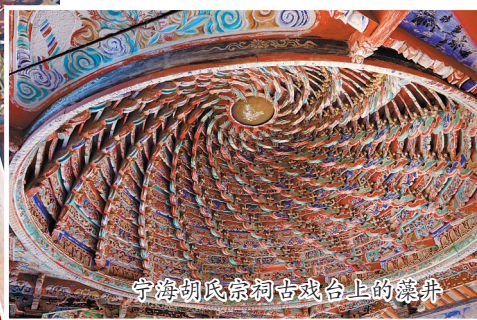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宁海魏氏宗祠古戏台



宁海城隍庙古戏台



宁海胡氏宗祠古戏台上的藻井

# 拯救古戏台，我们在行动

## ——专家学者呼吁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利用

陈青 戴云华 文 周建平 摄

### 熠熠生辉的宁波古戏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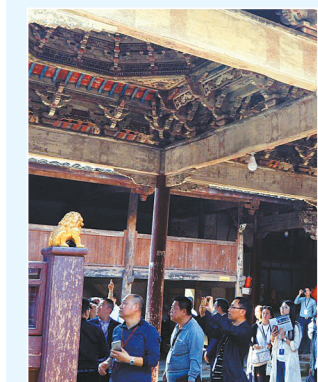
乡村聚落中众多的古戏台，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，也是古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。

一部中国戏曲史，半部在浙江。浙江是南戏的故乡，一直以来，戏曲活动十分盛行，戏台众多，清中期甚至出现“村村有戏台”的盛景，有些村还有好几个。

宁波的戏台文化源远流长，目前已登记在册、录入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的共有330座，主要分布于我市南部区域。其中，宁海县有125座，象山县有78座，奉化区有56座，合计259座，占全市古戏台总数的78.5%。

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宁海古戏台为代表的宁波古戏台，承载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，是传统乡土建筑中最具民间智慧、最得百姓心声的作品，是宁波地区根系历史、贯穿生活、面向未来的精神纽带之一。

新时期，如何有效保护古戏台“双遗产”，推动宁波古戏台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利用？日前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举办了“古韵新声、双遗同和”宁波古戏台保护利用高峰论坛，来自浙江、河南、贵州等地文物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，呼吁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利用。



宁海崇兴庙古戏台

宁波的古戏台，以宁海现存的10座二进贯藻井戏台和3座规格极高的三进贯藻井戏台为经典之作，木雕、砖雕、石雕、堆塑、彩绘、贴金、髹漆等工艺一应俱全，不少古戏台达到了“凡物必雕，凡雕必美”的境界，既有喜庆祥和、雍容华贵的视觉美感，也在朱漆金箔交融中形成金碧辉煌、熠熠生辉的视觉冲击。

针对这些构造华美、刻作细腻、彩绘绚丽的古戏台，我市严格贯彻“双遗产”保护工作方针，统筹做好全市古戏台保护与利用的各项工作，将“宁波古戏台拯救行动”一一落到实处。目前，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位于庆安会馆的古戏台2座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古戏台15座，有属于省级文保单位的5座，列入

入区县（市）级文保单位的35座，列入市级文物保护点的72座。列入保护单位和保护点的合计127座，占我市登记在册的古戏台总数的38.5%。

在全力做好濒危古戏台抢救性保护维修的同时，古戏台日常保养维护工作也逐步得到加强。以全国唯一的“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”宁海县为例，截至2017年底，宁海县累计投入3500万元，按照年度保护计划及时修缮和保护古戏台。古戏台日常安全管理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，基本完成了省级以上古戏台安防设备的更新与升级，并与110联网，建立一键报警联动系统，确保相关部门更快更有效地掌握古戏台的安全状况。

同时，我市持续加大古戏台的对外

宣传力度，加强对古戏台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和建档立案工作，出版了《宁海古戏台》《宁海古戏台建筑群研究》等专著，成立了宁海县古戏台研究中心，聘请资深民间艺人、非遗传承人和著名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古戏台文化研究工作。以螺旋鹅罗顶（俗称“鸡笼顶”）为代表的传统营造技术，以木雕、石雕、砖雕、彩绘、灰塑等为代表的传统装饰工艺，以匾额、楹联、题记等为代表的文学艺术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，并启动了古戏台传统营造技艺的申遗工作，申请并注册了“古戏台”商标，此外还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。

然而，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，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已被逐渐抛弃，古戏台面临“曲终人散”的尴尬。宁波古戏台保护利用也存在保护意识淡薄、工艺传承困难、资金投入不足的困境。

氏宗祠古戏台，以及天一阁和庆安会馆内的古戏台，“相比北方戏台，宁波的戏台非常有特色，保护得也非常好，从利用的角度看，和传统戏曲也有结合。”

他指出，有些价值特别高、制作精美的古戏台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后，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，能够争取到更多经费，获得维修保护。“而那些普通的古戏台，因为散落在农村，利用的难度也比较大，它们往往很难获得经费投入。”

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韩小寅认为，古戏台作为一项优秀的文化遗产，在构建乡村和谐文化中起到了凝聚民心、道德教化、艺术传承的独特作用。“必须继续营造符合乡村民众情怀归宿的物理和心理环境，唤醒‘故乡记忆’，引导‘精神回乡’，培养民众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，理性审视宁波古戏台拯救与保护行动。”他说，宁波在全力做好对当前传承人的保护与扶持的同时，将进一步加大对后续传承对象的选拔、申报和扶持力度，致力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“石刻赵”“木雕黄”“泥人张”，确保古戏台文化的传承后继有人。

的传播机制，着力破解困扰古戏台保护利用工作的瓶颈。

近年来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秉持“文物保护全民参与、保护成果全民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在资助文物保护修缮、促进文物合理利用、推动文物价值的研究与传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特别是“拯救老屋行动”的实施，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、群众自发参与的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路子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。“我们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开展‘拯救古戏台行动’，以宁波古戏台为试点，发挥公益资金的示范性、探索性和带动性效益，在古戏台的保护修缮、开发利用、陈列展示、宣传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，共同创造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从而更好地推动古戏台保护利用和工艺传承，振兴乡村传统文化。”张爱琴说。

拯救古戏台，我们在行动！期待古戏台再次“活”起来、“唱”起来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### 让古戏台唤醒“乡愁记忆”

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在高峰论坛上说，戏台文化比一般古建筑的内涵要丰富，应深入挖掘。“（古戏台）不仅在建筑（建筑结构、彩绘、形制布局等）上很有特色，而且事关民间信仰、姓氏宗族，是数千年来民间百姓聚会的重要公共场所。如果把戏台上演绎的戏曲考虑进来，蕴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。过去有很多人不会看戏，他们通过看戏听戏来了解仁义礼智信。”

曾经，古戏台是乡土社会里最热闹的场所。在宁海，一年当中有“正戏”（农历正月）“夏戏”“重阳戏”“十月戏”“冬戏”等，尤以“正戏”最为活跃。很多村子为了庆祝，会请来戏班子演出。那几天，村民脸上挂满笑容，为客人留上好座位，做生意的则早早摆好了摊子，小朋友们欢快地跑来跑去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欢喜。天色渐暗，开场锣鼓敲响，丝竹悠扬中开始上演“出将入相”“才子佳人”……

“古戏台体现了人们对家乡无限

的眷恋和浓浓的乡愁。”省文物局局长柳河说，浙江省现有昆剧、京剧、越剧、婺剧、绍剧、甬剧、姚剧、宁海平调等18个剧种（早年宁波还有甬昆），58个戏曲非遗项目。全省有注册登记的民营剧团近千家，目前可上演剧目946个，其中近10年来的新编剧目有744个。“戏曲传达的耕读传家、勤俭持家、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早已融入血脉，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。”

然而，近年来古戏台消失的速度非常快。上海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黄继忠在高峰论坛上指出，20世纪80年代全国还有大量的古戏台存在，20年后很多戏台消失了。“为何消失？古戏台大多处于农村、寺庙、宗祠里，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（戏曲演绎），再加上目前戏曲发展也遭遇困境，所以好多地方对古戏台缺乏重视。”在宁波参加论坛期间，黄继忠参观了宁海城隍庙古戏台、岳胡氏宗祠古戏台、崇兴庙古戏台、魏

### 以古戏台振兴乡村传统文化

“在一个被手机和微信主宰的世界里，怎样去保护传统歌剧（戏曲）的吸引力和实用性是一个问题。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尼·里卡在论坛发言中指出，中国的农村中保留着很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宁海古戏台就是遗产的一个非凡形式。古戏台保护面临着很多挑战，不能单纯考虑物理建筑的层面，或者博物馆、人类学上的观点，而应该着眼于更大的框架。“举个例子，还要考虑保护和复苏农村的景色，对传统服饰、传统音乐、当地歌曲和语言的保护，以及创造性地振兴。”他还提出一个思考性的问题，古戏台在当今社会能扮演什么样的新的文化角色，并再次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？“我认为，遗产保护是一种可持续行为，需要创造性地发展一体化保护模式，如旅游和生

态等层面的整体化策略。”励小捷说，当今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，面临繁重的任务，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。“古戏台量大面广，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重视和参与。”他希望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利用之路。黄继忠等专家也认为，因为数量巨大，所有的古戏台让政府“承包”起来是不太可能的，建议引入社会力量，来保护更多古戏台。

“在全国上下推进实施‘文旅大融合’‘乡村振兴战略’‘互联网+文化’的背景下，有效保护利用好宁波古戏台‘双遗产’，对于推进全国古戏台保护工作、提升‘民族文化自信’意义重大。”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张爱琴表示，下一步，我市将进一步加大古戏台保护与利用力度，构建全民参与的保护机制，完善长效稳定的传承机制，推进科学智能

本报记者 林海

从小在镇海九龙湖边长大的严其鹏，爱好历史文化，对家乡的关注更让他在35岁时成为一名业余文保员。多年来，他坚持走乡串户寻找文物，先后发现了文种故里桥、小洞吞窑址等多处文化遗存，并积极上交文物及采集品300余件，为镇海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“九龙湖一带气候适宜，物产丰富，早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了。”1946年出生的严其鹏，说起自己的家乡，话语中带着深深的自豪。初中时代，他跟着老师第一次到宁波天一阁参观，目睹了不少文物，从此，醉心于历史文化。后来，他经常跑去天一阁，从中领略文化的魅力和先人的智慧。成年后的他，在大队办的工厂里做产品检验工作，单位派他去上海出差，一有空闲他就去上海博物馆参观，前后去了六七次，长了不少见识。

30多岁时，严其鹏分到一块土地，位于九龙湖镇长安村西倪自然村。有一次，他牵着牛在田里干活，没想到从犁开的泥土中翻出一只瓷碗。有着强烈文物保护意识的严其鹏一眼看出，这是一只有历史的碗。还有一次，他参加生产大队的劳动，下地掏泥煤时挖出一把形似刀币的石刀。刀币是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各种刀形货币的总称。没有犹豫，他把瓷碗、石刀等物件交给镇海区文管会（现镇海区文保所）。于是，文保部门邀请他担任业余文保员，时常让他去参加省、市组织的各类文保培训。严其鹏说：“通过培训，学习掌握了许多有关文物的知识，也见识了不少奇珍异宝。”

严其鹏的文保知识和文物鉴定知识，通过实践和培训慢慢得到积累。比如，他对判断不同朝代的碗很有一套——判断依据主要看碗足。碗足就是碗底下支撑碗的部分。秦汉时期的碗没有碗足，碗底是平的，人们用手做毛坯，碗上往往留有明显的手痕，一折一折的。晋朝、南北朝、隋唐时期的碗，开始上釉，碗足是一个饼的形状，中间不掏空。唐朝的碗足做得精致而明显，碗足变厚变大……

平时，严其鹏喜欢到处寻访，在这过程中，好多文物被他从山坳、田间、湖底和老百姓的家里找出来，他已先后发现文物几百件。如此丰厚的收获，是怎么做到的呢？“多向人打听呀。找文物一般是有明确目标的，先向村民打听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宝贝，再设法到现场去看。”严其鹏说，20世纪90年代，东钱湖的石像群被发现后，他暗自琢磨，九龙湖一带很早就有人居住，应当也会有类似的遗存。于是他去各村转悠时，逢人就打听“有没有看到过石人石像……”前后寻访了几年，终于在一位80多岁老人的帮助下，在一座小水库下边找到了石人石像。

对严其鹏来说，地里不但出庄稼，还可以出碗、盆、刀、斧、镰，甚至还有先民生活遗址。西倪自然村的西南方向有条官窰河，河畔的泥土中有很多陶瓷残片，偶尔还挖出过圆形的碗。经过判断，严其鹏认为地下可能存在一个先民生活遗址，他报告了相关部门。组织发掘后，果然在地下

# 严其鹏：一位「最美文保员」的情怀

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元明时期村庄遗址，遗址极大，有完整的排水沟系统，还出土了瓦筒等生活用品。

他带记者参观了汶溪村小洞吞自然村山坡上的唐代青瓷窑址，坡上落叶堆积，但仔细觀察，瓷器碎片随处可见。严其鹏指点说：“这是唐代中晚期的越窑遗址。”

严其鹏的日常巡查点包括：千年古桥黄杨桥、庶来村商周遗址、中心村文种故里桥、汶溪老街八部庙、小洞吞村唐代青瓷窑址、横溪村韩公祠、民主村石牌楼、杜夹岙丹山起凤牌坊等。文保所规定，业余文保员每周要去各文保单位（点）巡查一次。这些年来，严其鹏骑着自行车逐个巡查，风雨无阻，最远的是小洞吞唐代青瓷窑址，单趟车程约45分钟。到了文保点，他会按照要求，查看保护范围内有无盗房、挖沟和人为移动文物等现象。检查完后回家填表，每月填满四次。有一天，他路过汶溪村的一处清咸丰年间的古墓（据说是郑氏十七房的祖先之墓），发现石碑被人偷走了，他连声叹息：“可惜了，可惜了……”

近年来，严其鹏去外省甚至国外旅游，也不忘看看当地的文化古迹。“2011年前后，去看了兵马俑、少林寺，去年还坐飞机去了泰国，在泰国宫看到清中期的很多文物，如石将军等。”

从1980年担任业余文保员以来，严其鹏已默默工作了近40年，爱家乡爱文化的情怀丝毫未改。2006年，他被评为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。2015年，又入选宁波市“最美文保员”。



严其鹏巡查唐代青瓷窑址

（林海 摄）